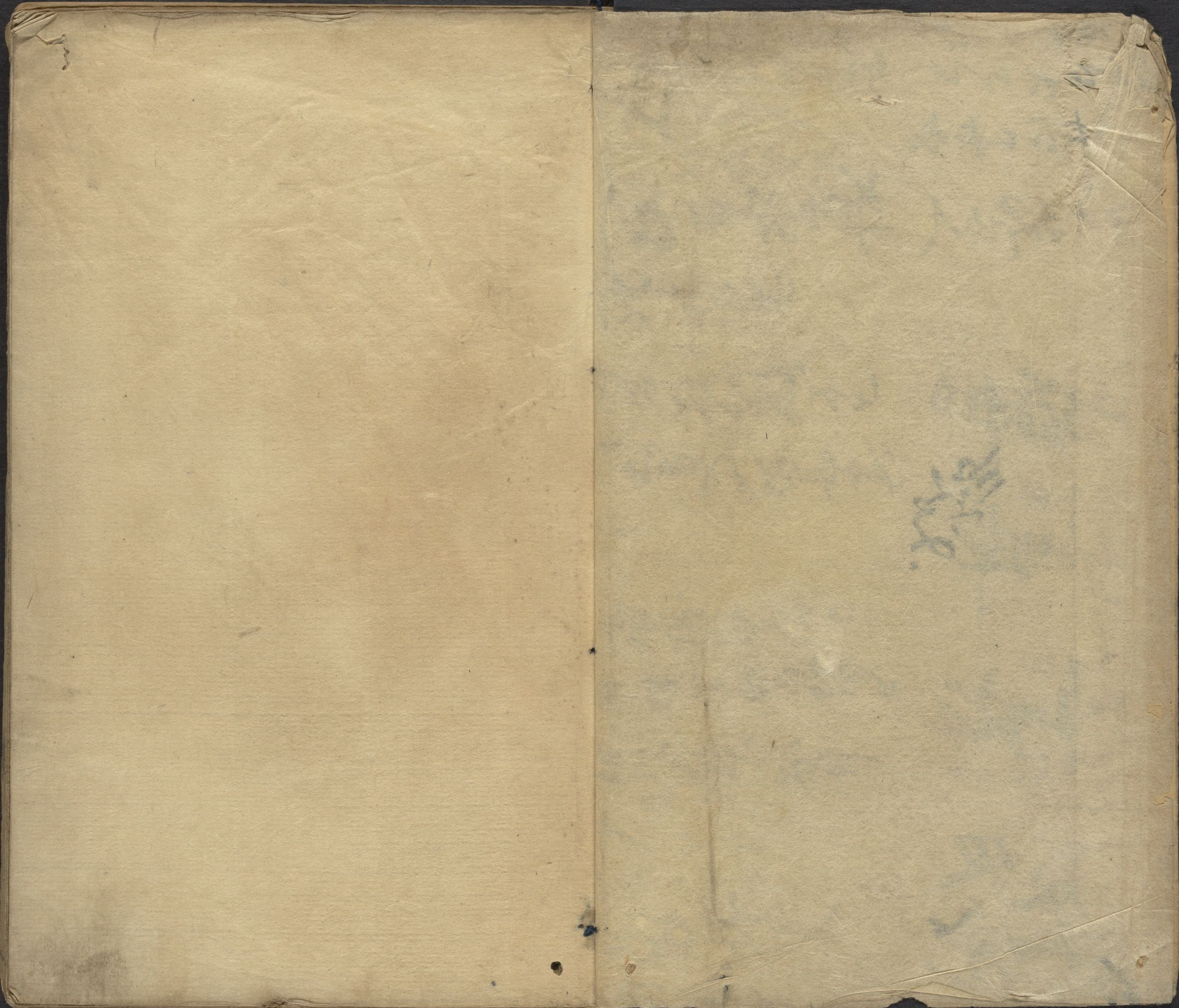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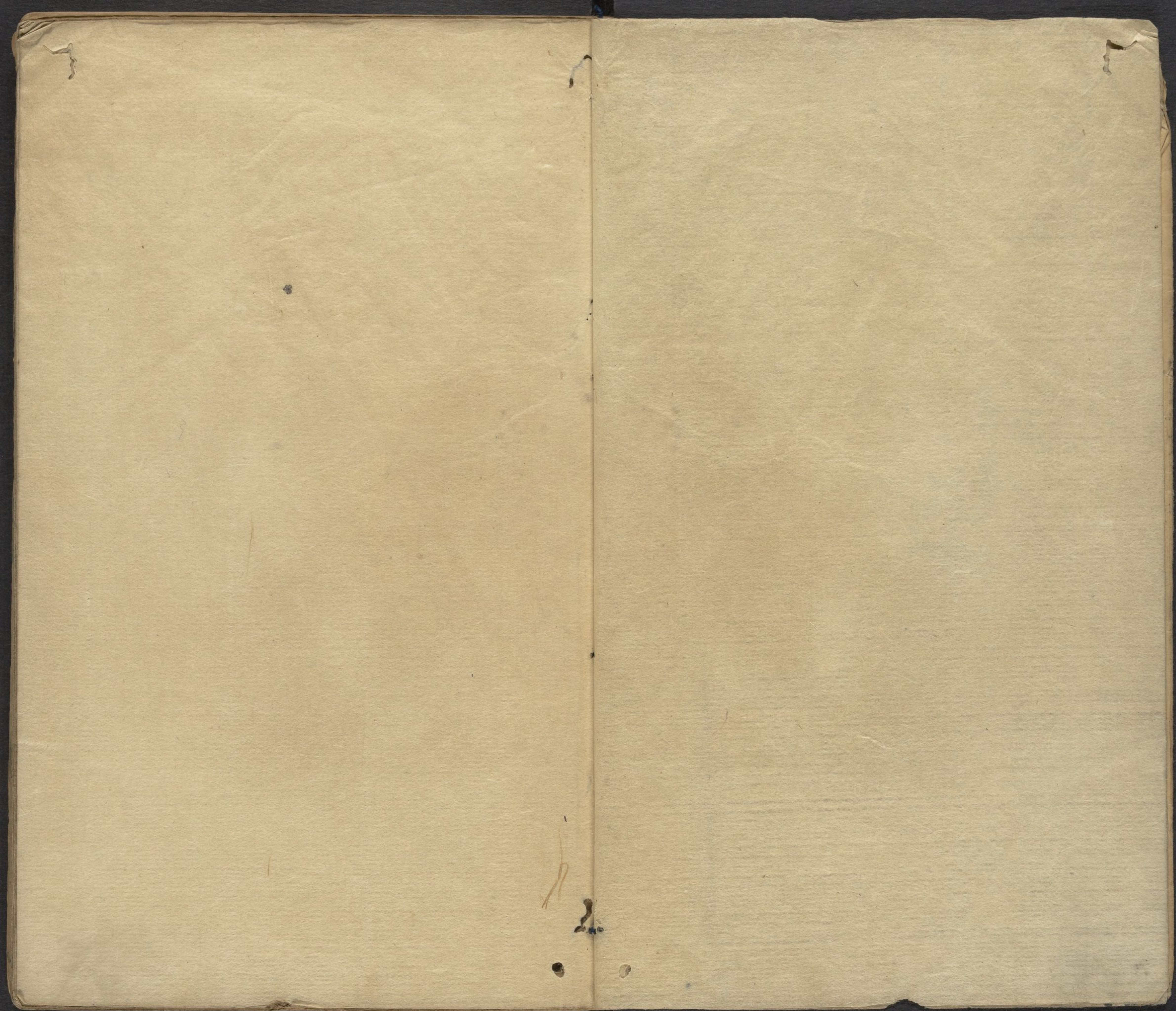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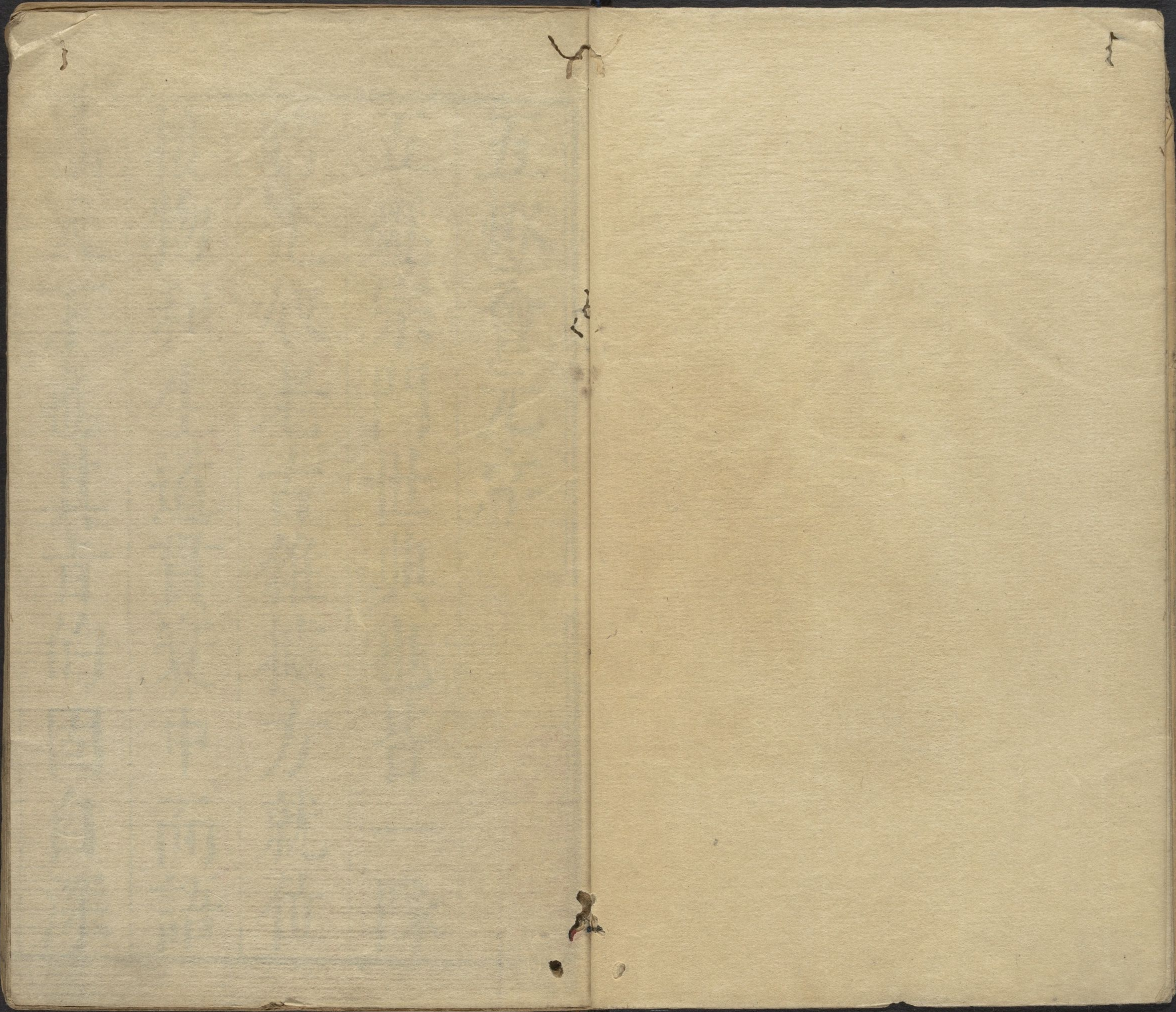
壹











五燈會元序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
圖書館珍藏印

五燈宗門世典也皆一隊

瞎禿奴老古錐據方就位

接物利生道貫寰中而語

播天下也其旨的固自深

長而機用尤見赫奕單傳
火種別授柴頭烈焰亘天
光明燭世會而歸之不出
五家竈裡嗣是承上東土
二三西天四七值甚破草
鞋鞞其元始釋迦老臊胡
最爲禍胎遺害將來累子
及孫撒尿潑糞致人無出
身之地當前崩都與三十棒
貴圖天下太平

崇禎甲戌年正月望日釋
後學費隱通容和南題



五燈會元卷第一

七佛

過去莊嚴劫

毗婆尸佛

第九百九十八尊

尸棄佛

第九百九十九尊

毗舍浮佛

第一千尊

拘嚩孫佛

見在賢劫第一尊

拘那含牟尼佛

第二尊

迦葉佛

第三尊

釋迦牟尼佛

第四尊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蜜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十祖脅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

東土祖師

章次列于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鑑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鑒禪師

能始居士曹學佺助

刻會元第一卷

五燈會元卷第一

七佛

古佛應世，絲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近故譚
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按長阿含經云：
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于中成正覺。
又曼殊室利為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
行道教，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
下。

毗婆尸佛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

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
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
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
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

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

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
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剌剌姓拘利若
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
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
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

莊嚴劫第一千尊

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

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
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
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
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名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
子妙覺

拘留孫佛

見在賢劫第一尊

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

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
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
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

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

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長

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

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

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

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

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

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

德母財主居波羅柰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

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

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

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于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

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

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分

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即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

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

于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于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于窓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卽逾城而去于檀特山中修道始于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于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卽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于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于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

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卽于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藝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徃反空中化火三昧湏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卽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卽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世尊纒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徃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

轉輪聖王千子圍繞寂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
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
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
身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
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于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
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
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
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
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
閻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閻明大士從地涌出
作禮世尊世尊勅閻明出閻明却至女子前鳴指
下女子于是從定而出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
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
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于過去龍光佛法
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
一義二義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
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
我入門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昇緒過乃問這箇是
甚麼曰佛具一切智緒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邪世尊不對又問諸法

世尊常邪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
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
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
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
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
將世珠示之便各疆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
之便揔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世尊因乾闥婆
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
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
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
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
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
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
曾作舞王乃信受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
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
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
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
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汝問我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
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見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

佛曰汝但于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于是
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
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
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
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世尊因長爪梵志
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
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
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
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
志曰我寧于有智人前斬首不干無智人前得勝
教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麓是見不受
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
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
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
心向道于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世尊昔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
土人間天上一切憚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
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焚鐵輪追之令集
旣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願擁護正法唯
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

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世尊嘗與阿
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
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
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世
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
讚嘆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
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
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
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須依過去
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曰
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
于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
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世尊成道後在
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
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
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
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
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袂裝角示之
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
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

人道世尊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
別敲一問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
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
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
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
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
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
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
免生死處梵志于言下悟無生忍世尊因靈山會上
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
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于自心內各
各懷疑于甚深法不能證入于是文殊承佛神力遂
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
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
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
被害卽名爲害于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
于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于是五百
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
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
生是中云何殺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于然燈然

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
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于指處插曰建梵
刹竟時諸天散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世尊因七賢
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
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
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
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厭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
要無陰陽地一斤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
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
此爭解濟人帝釋因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
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
義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
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
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
大師豈有入地獄分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
地獄分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
向二鐵圍山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
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
遂以手掩面于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殃崛摩羅因持
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

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
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
報及反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
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
當時分娩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
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商人曰還聞否曰不聞商
人曰莫禪定否曰不禪定曰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
人乃嘆曰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氈兩段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
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
在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
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
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當護持
傳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
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
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世尊于涅槃會上以
手摩甯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
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
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
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
云嘗于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
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
飾佛面旣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
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
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
以金色爲號也繇是志求出家異度諸有佛言善來
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于衆中稱歎第一復言
吾以清淨法眼將付于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

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
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
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卽入三昧以淨天眼觀
見世尊于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
槃也何其駛哉卽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于金棺出
示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
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
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于是得神通
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
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

此阿難比丘多聞緣摠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嘆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升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于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衣雞足山侯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

如水傳器佛乃命為侍者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搃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尊者歎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况復衰老豈堪久長阿闍

世玉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者曰俟王覺時當為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眾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于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至毗舍離城見尊者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歎涅槃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于供養尊者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尊者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于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胡跪白言。我于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卽變現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尊者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靜而付于我。我今將滅。用傳于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尊者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卽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草生于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

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
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
修于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
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
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
尋于吒利國得優波邇多以爲給侍因問邇多曰汝
年幾邪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答
曰師髮已白爲髮白邪心白邪者曰我但髮白非心
白耳邇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者知是法器
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

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于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
汝受吾教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
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卽隱于罽賓國南象白
山中後于三昧中見弟子邇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
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
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
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
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邇多收舍利葬于梵迦羅
山五百比丘各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
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毘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毘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繫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更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

一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柰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卽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告曰汝自今去于如來正法更不作嫉害否波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魔王合掌二唱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有劣弱尊者在世化道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于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

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
出家心出家荅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
身心復誰出家荅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
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
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
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
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
藏次第傳授以至于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
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
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
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卽平王三十
一年庚子歲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此云
通真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
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毘多尊
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
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
也尊者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回爲真法味能度諸有緣毘多尊者亦
說偈曰我法傳于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

會元卷之二
于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
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
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
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
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
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
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
我解脫者卽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
慢尊者示大神通于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
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
授而至于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
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
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
八千比丘同收舍利于玳茶山中起塔供養卽莊王
七年巳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旣傳法已遊化至北
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
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于闐闐間有一人手持酒
噐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
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噐而負淨者

日師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曰：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比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密，而于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噐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于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于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密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屠，寘于上級，卽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噐遊行里閤，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噐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于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服。

佛元卷之
佛示
三
曰我願求道露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
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卽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
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
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
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
卽于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卽定王十九年辛未
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
肉髻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教旣而領徒行
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
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
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
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
未曾屢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
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寂親者諸佛非我道
誰爲寂道者祖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

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
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
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于汝勿令斷絕乃說偈
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
理伏馱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
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佛陀難提卽現神
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卽景王
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旣受八
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
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
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卽
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
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旣而祖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
今付于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
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僞祖付法已卽入滅盡
三昧而厭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閣維收舍利建塔于
那爛陀寺卽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時父夢
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

衆既覺遂生後植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
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
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
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
從何來荅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荅曰我心非
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
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
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
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人三摩諦祖知其意卽度
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藏今付于汝汝
誠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
真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
火自焚四衆各以衣祴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
卽貞王二十二年己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
身既得法于脇尊者尋詣波羅柰國有馬鳴大士迎
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
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
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
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

豁然省悟稽首皈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
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
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
悲鳴因號馬鳴馬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
賢者馬鳴于波羅柰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
化今正是時卽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于汝卽
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
亦非二尊者付法也卽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
以闕全身卽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柰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
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馬旣受法于夜奢尊
者後于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
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
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
尊當受如來記今于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
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
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
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于座魔事隨滅
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螞蟥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
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

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皈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真體藏之。龍龕卽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于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于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復曰：我國城之北，有大山，馬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

請益而我煩于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為鱗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眾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眾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鱗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眾俱受具戒

往

如來大法眼藏付囑于汝諦聽偈言

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焉即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于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于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

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
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
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
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
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
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
先有外道五千餘衆作大幻術衆皆宗仰祖悉爲化
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于
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
付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于法心不
證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
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
焉卽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
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
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于座前尊者覩之卽以
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卽爲說法不起于座
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
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祖旣得法後至迦毗羅
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

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
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
家長者迺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
比丘道眼未明以虛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
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荅
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且
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
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
符宿因卽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
佛法計之旣久祖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
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
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
曰我酌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
不得彼曰汝旣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
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旣屈乃問祖曰汝名
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旣夙聞祖名乃悔過致
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
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
說解脫理于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入奮

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卽前
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
笈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
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于
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
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
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提曰身心
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
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

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
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
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
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
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
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
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
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
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于仁者仁者無我故我
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

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卽求度脫祖
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卽以右手擎金鉢舉至
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眾而大眾忽生厭惡之心祖
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卽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
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卽過
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
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
彼云過去佛者卽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
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
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
年世界丘陵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
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
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眾見之卽時欽慕悔
過作禮于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于法實
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祖付法
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
歲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
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
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

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
迦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
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
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
乃燕寂于中。父旣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
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
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
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
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
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
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
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
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
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
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
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授具
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
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
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
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

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眾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于高原，建塔。眾力不能舉，卽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眾？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若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迎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于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于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于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眾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

利欲界弟

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

于梵天

色界

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

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

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

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

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

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

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

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

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

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

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

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

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

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于

法既無得何懷央不央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

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于座上以指爪務面

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

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三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

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尚辯論為
 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
 淨無欲為眾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眾曰此徧行
 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
 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于塵劫皆虛妄之
 本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
 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
 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
 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
 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

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
 行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惱于眾乎徧行曰我
 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于智者月淨記我非久
 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
 杖禮請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
 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
 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
 如風如響况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惟願
 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眾德當繼吾宗聽吾
 偈曰言下合無生同于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

理竟祖付法已不起于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眾至其家光蓋設禮賢眾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眾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因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試其真偽賢眾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眾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為

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眾又曰汝婦當

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

野鵲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于頂上佛既成道

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

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

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

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

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

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二佛出世今王國有

一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

二神方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祖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眾仰瞻虔請復坐踟躕而逝茶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向佛乘勤行精進一日于行道處

現一小塔欲取供養眾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眾欲問所疑時祖亦赴此會是三眾皆莫能辯祖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塔阿育王造者此不繫錄今之出

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祖曰然于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眾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觀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

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
耳曰此師神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記當于此土廣
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卽辭得度
比丘徃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祖
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白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
而聰慧我于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于第五
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于佛宇作槌
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
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
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

弟子曰師常說法于食等若于法亦等今旣不然何
聖之有汝卽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
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于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
衆相隨鶴勒那問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
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
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
偈飛鳴而去祖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
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勒那梵語鶴卽華言以月氏常感羣鶴戀慕故名耳月氏
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

佛金幢卽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于人歲費牲牢傷害太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祖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祖王問曰此何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旣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于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

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
聞偈欣愜然未曉將惟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
八變而歸寂閣維畢分舍利各欲與塔祖復現空中
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
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焉
卽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
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
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
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悻而來祖

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旣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
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旣
來其習亦至旣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
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
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
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
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
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
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旣攝五
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

子名斯多當生便奉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視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贖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卽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于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

有外道二人一名摩日多一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日不成卽罪歸佛子妖旣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卽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劔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恡于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卽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

事具聖胄集及寶林

傳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二十年
已卯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
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奉左
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
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
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
事乃于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
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
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旣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
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
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
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旣非名義
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
道杜曰信伏于時祖忽面叱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
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
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
德勝凶暴而色力克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
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卽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
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

禍遂投祖出家祖卽與授具後六十載德勝卽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于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卽于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新盡如故王卽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旣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卽許出家六年侍奉後于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群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啟祖曰法衣宜可傳受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

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秘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矣何瑞之有卽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

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顛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卽以幻法化大山于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于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卽荅曰汝行何緩或曰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纓絡童子稽首于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

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祖付法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于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旣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儉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于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于諸明中心明爲上此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于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于此旣辨此已卽知是珠旣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

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
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
于諸物中何物無相曰于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于
諸物中何物最高曰于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于諸
物中何物最大曰于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
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
唯第三子菩提多羅于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
出家既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
是展轉乃至于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
卽于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
光耀又躡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
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祖因
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
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
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
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

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于諸法已得通量
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
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
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
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
衰于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十載之下
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
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
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
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

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
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
難聽吾識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
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
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識
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鷄解銜一
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識佛教隆替
事具寶林傳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
及聖曹集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
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

事具寶林傳

及聖曹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

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
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
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
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
徒衆甚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况復支
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未纏邪見言已微現神
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
一尊長薩婆羅答曰于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
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
于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
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
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
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旣不定卽非實相
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
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
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于有無中何名
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
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
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于色中
不失色體于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

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
 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
 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
 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于明時亦無當者祖曰于
 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
 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
 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说不證證無所
 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
 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析即悟本心禮謝
 于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
 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
 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
 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
 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
 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
 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
 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
 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
 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
 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

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于行內外其明何名爲戒彼
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
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
言清淨旣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至
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旣無所得亦無
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
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旣不得得亦非得旣云得
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
爲得得祖曰得旣非得得無得旣無所得當何得
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

于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
是名爲寂于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
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
于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
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旣而六
衆咸言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
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
佛道陷于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
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于國
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

當何救之卽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
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
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
衆意卽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
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卽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
翳空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
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
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
佛教吉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
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請理

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
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
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
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于王須臾理屈汝可
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
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
雲而至愕然忘其問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
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
而驕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旣有道何
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

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
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
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于我有否提曰王若
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
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
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
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
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
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
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旣被斥逐退藏
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
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卽自
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崖上安然無損宗勝
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
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于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于
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于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
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
賢等未嘗生玆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
慢故而獲至于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
踈怠不久成竒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

偈欣然卽于巖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
辯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卽娑羅寺烏沙婆三藏
爲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
問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
我尊叔遽勅近臣特加迎請祖卽隨使而至爲王懺
悔徃非王聞規誠泣謝于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
曰宗勝被謫投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
自于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
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
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
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
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
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
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
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
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
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卽至慰問時宗勝再
承王召卽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
爲令王免苦祖卽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
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

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
而免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
四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旣
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卽
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沉重溟凡
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
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
覽奏遣使齎詔迎請舊板年甲差誤今依梁僧寶唱
續法記宋嵩禪師正宗記前後
改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
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

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
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
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
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
日屈于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
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
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群
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
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

玄境乃徃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
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
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
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
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其
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
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
徒勞動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
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
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

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
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
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竺
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
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
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
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
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
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
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

于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卽是

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心體更勿疑也

三日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

會元卷之二
厭有無于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
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
尚迷真理適聽師言因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
祖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
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
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銜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祖
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銜之曰
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
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銜之曰師苦不言何表

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識曰江槎分王浪管
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銜之聞語莫究
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
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
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拮心每與師
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徧局之量
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
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魏莊帝永安
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
耳山起塔于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

祖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
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革
履存焉舉朝為之驚嘆奉詔取遺履于少林寺供養
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為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
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
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

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年號依紀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屈詔命祖竟
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于葱嶺孝
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
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祖以十月至梁蓋祖未至
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即位未幾為爾朱榮所弑
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

年分割為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
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于分割久
矣焉有孝莊令啓壙之說乎按唐史云後魏未有僧
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于葱嶺回見之
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錄也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
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
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
光自幼志氣不群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
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
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于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
小乘義年三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于

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
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
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拔骨非常痛也
祖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卽如五峯秀出
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命汝南者斯則少林
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
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
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
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
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
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
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
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
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卽
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于
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
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于吾吾
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
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

師既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
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
在于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
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付囑已即往鄴都隨
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皈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韶
光晦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
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
自調心何關汝事又于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
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于寺中講涅槃經
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與謗于邑

字翟仲侃翟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

真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
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

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
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

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為甚麼得償
債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月口如何是本來空沙
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
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
一性更無殊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

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

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

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
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
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
大悟服勞九載後于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
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
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
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
乎卽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
大設檀供祖爲四衆廣說心要訖于法會大樹下合
掌立終卽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

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遠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
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
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
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
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一 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
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麗寧有偏黨大道體寬
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垂真
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
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
正信調直一切不畱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
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少同大
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
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
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于鄆州
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
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
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
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
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
唐武德甲申年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
日徃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竒秀異乎常童祖問
曰子何姓荅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
是佛性祖曰汝無姓邪荅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
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
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
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
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
然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
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
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
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
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

乞高宗未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日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于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

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備紡里中夕止于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動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于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湏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于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

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
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
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
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
聆衆譽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
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
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
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
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命各
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
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
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
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盧至夜
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于
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
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
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
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節祖于碓以杖三擊之盧卽
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

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于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卽共奔逐五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

市中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
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
得于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
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
志畧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
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
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
告鄉里耆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于是居人
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管緝俾祖居之
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
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
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
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
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卽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
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
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屈南海遇印宗法師于法性
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
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徃復酬荅曾未契理祖曰
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
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義

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
是誰祖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于是印宗執弟子
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
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
信衣慈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
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
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
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于壇之側手
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于
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于此樹下開
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
願此居欲歸舊隱卽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
林寺韶州刺史帝據請于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
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後返曹谿
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
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下每究一乘二師並
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
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
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
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

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河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

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真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卧輪有伎倆能斷百

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
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
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卽輪非名
卽在處也

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令弟子往新

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

謁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

真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

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

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是檄時大衆哀慕乞師且

在祖曰若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

聞未聞加刑乃躬至曹問祖上足令謫曰如何

處斷謫曰若以國法論理洎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

親平等况彼欲求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

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
檀施珍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

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

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瑊曰朕

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谿今遣鎮國大將軍

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于本寺如法安

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

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鑿禪

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常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昫布也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為裏

中宗賜磨衲寶鉢以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

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

聲僧眾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

具以賊事聞于州縣縣令楊仇可及柳無忝得牒切

加擒捉五日于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

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于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

大志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

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坐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

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

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

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

須殮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

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

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

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

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

曰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爐香騰踊直貫曹谿

師塔曰元和靈照

皇朝開寶初王

年南海劉

殘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僧保

護一無所損尋有

制興修功未竟會

太宗皇帝卽位留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HYL(C)

T
1898
8632
copy2
vol.1